國朝文錄續編

孺廬文錄引

孺廬文集南昌萬字兆先生著萬氏爲南昌著姓見於明史者有萬司馬恭萬御史燝萬總督元吉皆一時偉人司馬文最高卓見收於省志者殆無一篇不佳至我 朝有萬處士茂先與陳石莊徐巨源爲密友有萬學士孺廬與李穆堂全謝山爲至交以學問文章擅名於時予丁酉館洪都書院作啟徵書遍覓司馬文不得久之始有以先生集惠讀者學士精於易謝山稱其善言互體予未之見也其書不敢妄贊第即以其文論之精深閎大無一篇不以余力成之集中 如棲賢寺羅漢記王陽明畫像記貫穿力

外上下古今固足見先生學術之大卽下至序時文序壽亦深入無際無復人之說者存以此承家學之淵源作熙朝之儀羽萬氏可謂世有人卽翰林亦可云有眞學士矣今錄其文爲一卷

孺廬先生文錄

南昌萬承蒼字兆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恭擬爲禮部擬上

世宗憲皇帝尊謚表

伏以至治無象盛德難名處下者不足以測高局小者不足以度大然而神化臻其極則巍迹自彰勳業要其成則鴻名自遠粵稽典謨所載皆有頌美之詞於堯曰欽明文思於舜曰濬哲文明所以擬諸形容藉爲軌範者也欽惟大行皇帝丕冐八埏曲成萬物有與天合一之德有法天行健之心祗奉郊壇必親薦享端居宮禁亦凜明

咸暘雨偶愆齋心而默禱嘉祥屢告讓美而弗居昭事存乎旦明感通捷於影響　上帝之峻命不易念我　朝之景運方隆撫　列聖式廓之版章益漸之以聲教馭四海咸熙之臣庶更漸之以恩膏安愈求安　聖不自聖惟精惟一建中于民克儉克勤表正自上執　權衡以御物使一世偏黨之習潛消定模範以示人俾四　方邪慝之風不作官常於是而肅士品於是而澄民俗於　是而洽物情於是而暘璲不芝草醴泉慶雲之瑞充塞乎　寰中荷蘭日本暹羅蘇祿之琛輻輳乎闕下凡此運會之　彌昌彌熾皆由　聖德之可法可傳學貫天人辭成典誥　敷治平之大道

闡心性之微言盛舉經筵首諸太學新闕里千秋之廟
猊隆先師五世之王封廣黌膠庠修明典禮定宗學之制
開國書之科博訪鴻儒遍立書院
大行皇帝之誕敷文教有如此者惟仁必勇不怒而威遐
將恐有用之材練兵於無事之日天戈所指青海獻俘
帝命甫申西陲納欵化蠻方為郡縣靖蕃落於邊隅
大行皇帝之布昭聖武有如此者志邁百王心周萬務事
無難易銳若發機人有忠邪洞若觀火謀略出羣工之上
照臨周六合之遙
大行皇帝之英姿天挺明膺風成有如此者坦懷應物博

愛爲心不以一眚棄才不使一夫失所惜敘九族容保萬方厚百官而加俸養廉惠八旗而儲財備急閭井必預謀其樂利兵丁各優贍其身家減賦蠲逋不惜帑金之億萬詳刑讞獄允孫懋典之三千盛暑而曲貸囚徒小禮而遍卹貧戶

大行皇帝之寬則得衆仁以長人有如此者道與物而無違德有常而不息本實心而宣爲號令春溫秋肅儼同四序之內差由定力而發爲勤勞旰食宵衣不以一時而少斁

大行皇帝之信必由中毅能持久有如此者經曰聖人之

德無以加於孝我
大行皇帝昔在潛邸晨昏謹禮及御丕業哀敬過情親送
梓宮展謁 陵寢三載始還吉服四時恒拜
御容體
聖祖之心以爲心法
聖祖之政以爲政耕耤著爲定典 烝嘗 太廟之祭儀贊
夏建有專祠猶祔先朝之耆舊德教加於百姓孺慕篤於
終身揚烈光前貽謀昌後孔子稱虞舜曰大孝惟
大行皇帝足以當之若夫誠者天之道也成己成物之全
德也我

大行皇帝以此享　帝享　親以此盡心盡性以此用人
行政以此覺世牖民諸臣敬奉之　硃批萬國共聞之
諭旨固已言之諄復莫不凜為典章暨乎　龍馭上賓特
頒遺詔再聆至誠之訓仰思無閒之衷　聖學高深淵然
一理　神明沖穆儼在並秀子思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經
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惟
大行皇帝足以當之夫中以宅心正以體政文以敷化武
以定功英以決幾明以燭理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信以成
之毅以守之而皆本之於大孝運之以至誠此洵盛德之
全與　天合一可為萬世法者也　臣等謹按虞書曰率作

興事慎乃憲孔安國傳曰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慎法度敬其職也說命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周禮疏曰縣法以示人曰憲中庸亦曰憲章文武蓋惟憲天立教之聖人乃能慎法度興政事以敬乎元首之職俾萬世奉爲成憲守而不忘若虞舜商湯周之文王武王皆是也竊謂

大行皇帝尊謚於禮爲宜又按禮經曰祖有功宗有德是故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周公作無逸則稱殷有三宗而周之文王武王並祀世室公羊傳曰曷爲謂之世

室世世不毀也中庸曰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竊謂

大行皇帝廟號兼取有德稱宗百世不祧之義以世配宗爲宜臣等公擬敬上 尊謚曰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 憲皇帝廟號曰 世宗天下萬世稱曰

世宗憲皇帝庶足以顯揚 大德表著 巍功與日月而齊光偕山河而永奠

散敘處雜法三變總結處一氣呵成結處上謚上廟號引經據典尤爲簡嚴 此之謂大手筆

兵部侍郎福建總督王公國安傳

公諱國安字磐石號康侯漢軍正白旗人世居奉天蓋平縣世襲錦衣衛千戶曾祖守仁任明任參將戰歿于海州其妻某氏亦死節以馬棧同瘞之荒郊遼東尋入版圖家始隸旗籍祖楨㕥

太宗文皇帝特㕥　褒嘉欲授以世職以親族求獲固辭不受跋涉開關徧訪土人得藁葬處滴血驗之始易棺載歸禮葬人稱其孝順治六年由　盛京城守章京歷陝西山西四川三省督餉都司時肅親王豪格進勦四川需餉甚亟楨從棧道絡繹飛輓日夜不歇以功陞授廣武營

遊擊積瘁卒於任今崇祀其地名宦祠父顯宗初任肅
都司歷陝西長武遊擊能和輯兵民尋以疾乞休秦人亦
祠祀之公兄弟十人皆貴仕公行第三生而英敏博通羣
籍慷慨懷大畧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因雲貴叛亂旗員
進勦　詔停止八旗科目遂入國子監為官學生精習
國書旋授刑部筆帖式以勤敏稱職考授宏文院辦事中
書康熙六年晉撰文中書歷國史院典籍充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三朝實
錄纂修官恭遇　覃恩加一級晉階奉政大夫九年改內
三院為內閣公仍為內閣典籍兼光祿寺少卿十一年

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議敘　欽賜蟒衣加一級食俸十
二年陞刑部員外郎仍留內閣充纂修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兩朝實錄官時吳逆叛勦莫洛經略川陝
奏以公往佐軍務大學士等具疏留之是年冬十二月特
陞內閣侍讀學士奉　命專典史事十六年冊立　中宮
禮成偕侍衛阿爾尼　詔告朝鮮恪遵　聖訓每事必持
大體凡朝鮮歷代世系及習俗風土山川形勢靡不詳悉
咨訪勒為一書復　命稱　旨十八年充修明史提調官
二十一年六月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明史總裁官
聖祖稔知公有幹濟才可大用是秋　特簡為浙江

巡撫　賜御書鞍馬以旌其行是時耿逆甫平浙江近閩疆蹂躪之餘官私凋敝且海氛未靖盜賊橫行胥吏舞文豪猾梗化重爲民患公下車清吏治明軍令飭暴安良戢兵除盜盡革州縣無名科派及一切弊政令行禁止屹如山岳浙省重務莫如鹽漕康熙十八年後漕弁與縣胥因緣爲奸苛索糧戶貼幫漕船每多稽悞公立法肅清限以冬收冬兌民困以蘇又嘉湖兩郡例徵白糧九萬五千有奇額外復徵銀四萬三千餘兩爲輓運費康熙三年巡撫朱昌祚題請抽漕船六十三隻並請置新船六十四隻起運永除加徵之弊甲寅兵興白糧改徵折色其船棄而不

用歲久蠹朽至是三逆蕩平仍徵白糧本色運至京倉而僱船募役之費一切無所出議復加徵民甚苦之公疏請照康熙三年例將免徵白糧經費銀三萬四千二百五十餘兩暫徵一年購買堅固船隻充入漕艘抽選運白庶倉儲不致遲悞而民閒亦免派徵戶部議再行該督撫議奏
特旨此事已經會同總督具題爾部復駁令督撫會議殊爲不合其即議結以聞於是部臣復奏如公所請行江南諸省竝援此例歲減民閒苛派銀數十萬兩至於鹺政舊例江浙諸商易地行鹽其閒盤驗掣驗官受其利而商甚不便公因咨會江南巡撫及兩省鹽院力行更調各歸

本省又松江沿海六場雖地屬江南而牟盆撥湯等課反輸浙省舊時江浙竈戶俱納課於場由場解司胥吏侵蝕遞爲奸利官收竈解巧立名色婪詐百端正派一兩有加至十兩餘者公嚴飭所司一準徵收地丁之例自封投櫃官收官解歲省竈戶雜費亦數十萬兩築紹興之西江塘建三江閘山陰會稽蕭山諸暨四縣廢田悉爲膏壤初浙以用兵故多設防汛既而承平無事旗兵驕橫夠連郡縣無賴以稱貸爲餌子母相權貰生卯長不期月積至數倍沒入貧民田廬子女不可勝計民間謠言債有債帥今若帥債公先懲無賴子剪其爪牙然後坐會議堂與將軍都

統協心調劑明正旗兵之罪悉寘之法勒石城闉永行禁絕錢塘江風濤險惡舟人倚豪猾勢佔處渡口爲利每一舟載滿百人始離岸及至中流撤棹索錢稍不如意輒辱罵毆擊或故作覆舟狀民多溺死而舟人以善泅獨無恙公知其弊捕得首惡嚴治之限令每舟止許載三十人人出錢五文凡渡舟若干編諸冊以次受載無敢違法由是全活者衆杭城舊多火災公聞報即飛騎往救被災之家賞恤備至復命闢火道具水車立賞格以募勇夫人人盡力其患遂息公爲人強力精于吏職所部十一郡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皆知之郡縣各有記籍摘伏如神常坐

堂皇官屬以次晉謁延見鄉三老問民疾苦甫闔扉入謂退食之暇判牘不遑公乃屛騶從微服行閭閻間或棹小舟深山邃谷無不遍歷有不逞者須臾縛至幕府郭內外大驚姦民人人悚息若數什百巡撫臨其上而伺其左右者然又常遠行經三衢涉甬東抵東甌赤城凡瀕海邊界無不窮屐相度機宜繪圖詳酌如杭嘉甯紹溫台等府前此界外棄地悉登版籍永豁包賠之累　廷議欲遷其民於內地人情皇皇公陳其不便　詔可之民得各保故業今移鎮海縣治於此遂成樂土嘗奉　命修浙江通志延聘夙儒碩學給膏火備廩餼開局於貢院公餘親往校閱

事必精覈請託不行尤重學校撥士習增鄉試號舍至一萬二千間士子便之平時勸課農桑驅逐游惰開濬湖河疆域俾細民獲收漁利所以厚浙人之生者甚備若旌表孝子忠臣貞女烈婦常恐後時除耗羨省徭役革行戶之承值懲關吏之苛征下至弁丁輿隸背僞危濡苟倚權力爲把持者皆一切所絕二十三年二月陞浙江總督兼兵部右侍郎駐衢州先是杭州城外有支河可引入城以通舟楫自淸河閘抵江干約三十餘里歲久淤塞公欲濬之籌算已定旋奏移鎭之 命未獲舉行悉以所繪圖移送代者屬其殫力疏濬之今之長河樹百丽舟往來皆公

之所規畫者也衢州三面俯江公始至即捐已貲建浮梁以代渡用民無病涉創艦造總督施維翰赴任卒于途奉
特旨以公往代之而衢州總督不復設初耿精忠之亂李之芳由杭州進兵征閩駐劄衢州事平仍撤歸省會施維翰繼任以衢州爲閩豫咽括極衢請移駐其地以故征閩將士復自杭州隨總督來衢至是裁缺報至公甫在撫閩將士處兵隨標去紛紛叩標號訴勢不可遏公恐倉卒生變諭令各歸營伍隨具疏言標兵從前効命裹瘡浴血家室靡寧一旦裁去恐有未便請併留衢州副將營月給糧餉如故俟浙省撫鎮各營將弁兵丁缺出以次充補疏

再上始獲　俞允人情大安初福州皆阜公受事之日首
疏立沛入郡作離兵革民力已竭彭蠡漸附城郭井邑奄
儲學校皆未建立濱海遺黎尚有存者公次第規畫恐有
條理閩省初設將軍駐防兵無定所假民舍以居公疏請
就耿逆立營舊地別置營房分撥防汛務免耿逆部下遊
士匠役八百餘人使各歸農前任總督姚啟聖進勦澎臺
一切徵儲軍械爲費浩繁文籍漂沉無由稽覈公以實情
入告並移咨各部院凡係閩省軍需錢糧濟餉俱別繕寫
馳咨本布政司條分縷析奏請銷案定榷關則例止稅興
販大洋取謝餘俱豁免是時海禁始開琉球國遣使入貢

例有副貢公無所受並戒諸屬僚毋得染指副貢遂絕二十四年大計屆期公採訪確實一日突檄道府丞至內署焚香設誓令各疏所見司道以下相顧愕眙具以實對事既補速貪緣之弊盡絕先是　聖祖軫念八閩　特詔蠲免積年逋賦公豫刊告示數千紙標朱蓋彖部文一至立命曉諭通省士庶俾貪吏不得婪征欺隱其後藩庫廨務違例私徵事覺　詔命遣內閣學士郭世隆赴閩按問知公前事始大駭服以海外礁邑尤宜隆重儒術徧諭所屬各立義學捐俸擇師以誨童蒙立共學書院於省會前後所上章疏如安插歸降分防水陸酌定通省營制籌畫澎

臺灣縣設立學校接濟澎臺兵餉招集瀕海流亡陳調度兵馬之方定更番戍卒之制籌策與販開除皆實心實政一一見諸施行二十六年內陞刑部右侍郎閩人感公惠政攀轅截鐙涕泗遮留動以萬計如去浙江時以公清苦醵金贈行公堅不受閩人爲築卻金亭回京取道浙江浙人羅拜歡呼駢延數百里不絕肖公像祀之於吳山書院在刑部二年獄多平反二十八年六月奉天府尹缺 特命公以刑部左侍郎兼莅其任時部議遣官清查馬廠官地因地畝繁多驟難清丈概欲加增糧額公力爭其不可多遣屬員分頭清丈各立封記遂得其平初 盛京刑部

審理訟獄無會同地方有司之例細民徧受刑拷冤濫非辜公奏請凡旗民案牘一準各省成例與有司會審由是稱便先因　盛京糧儲甚寡必藉外省移粟接濟公請行海運格於部議三十二年連歲遇旱　聖祖憶海運之議乃遣內務府郎中陶岱赴山東會同藩司發倉穀四萬石

命盛京戶部侍郎阿喇密航海赴登州協運至三岔口又　命公由陸路督運散賑八城二府九州縣兵民公計運穀四萬不若運二萬米之易且既至三岔口距留都尚遠賑荒如救焚必待運至都城始復分散轉運勢已無及宜即在三岔口分發八城其應運至奉天者獨就海口以

車爰截經費旣省輓運倍速疏議以聞報可於是不踰時而事集饑民獲濟高麗歲歉公奉詔轉粟遼海以賑恤之亦如期至彼地三十四年十一月丁繼母盧氏憂同事大僚謀具疏請令在任守制公謝之乃止三十七年冬服闋再補奉天府尹四十七年戊子二月轉兵部左侍郎三月召赴暢春園賜宴較射聖祖顧謂諸皇子曰王某朕之老臣昔年曾歷任督撫辦事稱職朕甚信之每奏事常遜次近御榻密對或稱爲王侍郎而不名四十八年奉使至陝西祭告軒轅黃帝暨周文武成康等一十三陵六月疾作卒於涇陽驛年六十

有八奉天軍民鬮之流弊設祭恭請崇祀名宦祠奉天尹祀名宦者自公始浙江福建所在皆為立祠公沉厚警敏不妄言笑遇事皆有權畧處之裕如性孝友事親盡禮闔門千指百世同爨俸祿有餘輒以分給族黨未嘗私置田宅尤好引掖後進與門素胥衙有片長必稱譽之所著有閣中集浙閩封事兩都封事并翻譯校訂明心寶鑑貞觀政要古文必讀諸書藏於家子以巽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此公真才臣能為地方興利除弊者文逐節詳密書之

可為史家張本

蕭誠宇墓表

廬陵有篤學君子曰蕭誠宇先生以康熙乙未十月某甲子卒明年冬余銜恤歸里其孤鴻音泣涕再拜請余爲文表諸墓時余不敢忘先君之哀敘次先生遺事固辭又二年服闋乃克爲之先是癸未甲申間余嘗來廬陵謁吾師邑侯劉定巖先生乘間訪邑中文獻及後進才雋之士圖先生中子鴻濟通五經能詩方受知吾師拔置弟一督學使者試復然孝廉劉君飛龍介之來見執弟子禮余雅亟之叩其學皆有原本余因得謁先生盡讀其所爲詩歌古文詞余入都門吾師定巖先生落職君之中子失解變

鬱死劉孝旅客信豐死去年吾師將徙閩中余衰絰送其行追憶舊游恍如隔世所過文酒倡酬故處輒淚涔涔下而先生亦已卒矣嗟乎余於先生其何能無言先生諱維贊字楙云系出梁吳王岑唐末有名贊者官耶巡祭酒避亂居西昌再傳月卿公為武甯令徙廬陵之高澤鄉其後國子祭酒巖公後由高澤徙安唐遂為安唐鼻祖代有聞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名諸生蕭氏故邑望姓科甲相仍自其族祖麟仲公延致鄒泗山先生講學於家而安唐特以理學著先生之父次方公尤精易有鼎芹後棄舉子業自稱麟陽遺人隱居養親以篤行聞於鄉里卒之日門人

私論曰孝友先生生丈夫子二人先生其長也少而穎異
承孩方公之訓恂恂敦禮讓不苟言笑立身處世動以古
人自期平居無故不入城市與弟文學維節晨夕唱和於
書無所不窺尤發憤肆力於古文欲以著述自表見謂吉
安一郡人才淵藪自宋時歐陽公以道德文章振興于前
文信國公以忠節維持於後流風餘澤漸漬人心歷數百
年不變明興科第之盛甲於天下人皆尙實學勵名節其
發爲辭章爰藹茂清剛精理內含而澤以風雅暨前甲申
之變名卿宿儒凋喪殆盡繼値三藩煽虐連兵數年士人
流離困苦不暇治其故業其務進取者自一二鉅公外僅

誦四子書治一經效爲空疎軟靡之文苟且求合於世而古學遂亡先生於是時獨能毅然以爲己任研窮經史百家旁及漢唐詩賦之學思有以挽末俗而復古初雖其所作不盡比於昔人然亦可謂卓犖有志者矣先生之生爲順治辛卯既二十年學成海內晏熙文治烜盛始有意仕進會高公珩來視學號稱知人首拔先生有國士之目何公某繼至復試一軍食餼同程士交口推服以爲高第可唾手取顧歷試棘闈不見售五十後益閉戶山中出所學課弟子及四方之請業者當是時吾師劉先巖先生以名進士涖茲土雅意作人所賞識皆奇俊士尤敬禮先生爲

秋林倡一時學校翕然向風以古學相劘切凡經先生口講指畫者文采悉可觀如劉君飛龍亦其一也生平著述最富有讀史舉節蕭子壢言和聲堂全集蝶園主人雜稿凡若干卷藏於家其文汎濫八家尤得力於司馬氏詩則取嚴滄浪之言有求外味書法摹黃庭得其神理嗚呼先生自少至老以古人自期以古人之學自任孜孜矻矻不少休向所謂空疎敗靡之文皆得掇巍科致通顯而先生卒無所遇行年六十有六始循資貢入太學甫數月竟卒急者硏田之食報也遲不於其身殆於其子孫中乎之死何爲也抑豈有所難測而理亦所難憑歟往者劉君飛龍

又爲余言先生持功過格甚嚴終身無纖芥玷缺家素貧館穀所入輒捐數十石以給鄉隣之乏者歲以爲常然則爲善者必獲報其克昌厥後無疑也夫亦有待爾也先生元配某氏前卒子三人長鴻音邑庠生能世其家學娶某氏次鴻齊郡庠生即謁余執弟子禮者也娶某氏次某娶某氏孫幾人鴻音等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其首某趾自先生之卒也同里之學者久所師承咸追悼不已余又懼其志不篤謂好古如先生日以隳下老經史百家之尊卑輒用於世故特表而傳之俾知有文者足以不朽雖其身既殁而宇內猶有稱慕之者庶幾有志之士師而與

淝焉

中具大波瀾蓋不僅爲一人言即一郡盛衰風尚悉具

其中矣

廬山棲賢寺五百阿羅漢圖記

方伯金公鐵山少遊匡廬而樂之曰吾他日必以香蹟酬山靈後三年自河南觀察遷蘇州布政使聞有號虎頭者善畫山水人物乃具千金裝延之於官六七年作五百阿羅漢圖二百幅裝潢精妙貯以八箱買舟賚至南昌寓書余兄充鎮求棲賢寺僧歸之時浴佛前一日余兄張於會城之佑清寺遠近瞻禮者凡數萬人皆歎曰茲真足以重山靈也已幅廣五尺長一丈四尺有奇法象大者高三四尺小者可尺許或掇拏立成或旬日乃寫一像毛髮纖悉皆具行坐笑語雜出於山海木石魚龍鳥獸之間變化無

方而端嚴淸淨之心穆乎可想非心契道妙者無以擬其形容而微方伯公之有得於道亦安能注意於此歷久而要其成也入大乘論稱九十九億羅漢十六大阿羅漢眷屬自六百至三千六百不等惟第二尊者迦諾迦伐蹉與眷屬五百阿羅漢分住北方故世稱五百羅漢從其少者言之也批梵言阿羅漢皆具三明六通八解脫等無量功德以神通延自壽量然觀其德經所云少貪欲能持律娓娓千餘言大要先於自定其心蓋心定則氣定氣定則神定雖萬境起滅於前而真者可視爲幻幻者亦可視爲真故夫繪山海之險阻以及蛇龍百怪之出沒皆所以狀此

心之寂靜不爲事勢所攖由此觀之雖謂五百如一羅漢可也謂即九十九億羅漢亦可也夫人惟自攖也而後物得而勝之嬰兒不爲虎懾匹夫之勇可以卻三軍其心方定故也人生歷境百年交遊仕宦中其爲山海之險阻蛇龍百怪之出沒者多矣得喪惡動於中而利害迫於外則事至憚惑震於物而不能以御物無以得乎變化在我之理耳余兄晦言方伯公器宇端凝有大臣之度爲政廉明簡重卓然不爲事物所攖故能以其身作百姓無量福田而自筮仕以來出入於宦海風濤之中卒之履險而不驚任重而不懼此非心有所得而能然歟世恆以慈惠言物

者稱羅漢復出余謂此圖殆即公之自作寫照也豈徒若坡公玉帶爲山門佳話而已哉余兒固深於言道者接於目默契乎心既以是圖歸棲賢寺僧三一乃命承碁曰汝其記之方伯公名世揚號鐵山奉天之鐵嶺人嘗言欲買田匡廬之麓以贍山僧今方丁内艱歸京師異日大用必復成其志矣作是圖者浙之山陰人許姓從龍名人因其善畫也咸曰爲虎頭云康熙癸巳歲中夏上澣記

以眞實道理詮發荒怪景象神酣氣足何減坡公

王陽明先生畫像記

唐君赤子遊江南得王陽明先生畫像寶而藏之辛亥冬相見於京師出以授余俾爲記余每一展視輒慄然起敬凝然若有思如是者三年未有以復也今唐君將歸天門乃題其左方曰太史公稱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甚其然哉夫所貴乎儒者非徒以六藝爲法在心通乎道而以其身踐之而已古之時儒之名不立自天子以至庶人其於道也若布帛菽粟之不可闕是故小雅之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無人而可遺乎道也周室寖衰列國之禮教廢墜惟儒者以道自淑其身孔子

憚道之不行終以不明迺取二帝三王之言與事著之於書以詔萬世七十子歿微言大義亦少乖矣孟子復起而維持之不幸功利之習漸漬人心牢不可破至於秦專任詐力并吞六國遂決意棄去聖人之道以法令從事漢興崇尚黃老孝武帝始變之以儒術緣飾吏治猶未能見之於身也東漢諸儒以訓詁爲學專於治經而不復求道晉宋間病其言之繁且雜也以爲是必有其精者存焉相與索諸虛無寂滅之域而去道也益遠若唐之韓退之宋之歐陽永叔明王學排異端可謂知道者矣然自其踐於身者觀之要不可謂醇乎醇者也蓋自漢唐以來儒者徒執

六藝以求道而不知六藝之理在於人心往往岐而外離動靜而莫得其所本迨濂溪周子者出然後能上繼乎孔子孟子之傳同時若曾子固張子厚亦反求諸身而自得之周子之學授於河南二程子最後考亭朱子似伊川象山陸子似明道此數子者皆足以輔世長民顧不得大用其功業卒不顯元世陸子之教僅行東南湖江漢間記朱子所爲傳註以授北方學者後遂用以取士明代因之不改由是言聖人之道獨歸朱子然士子特用其說以取科第而已即或高談性命博攷禮樂制度亦不過法朱子之解經未嘗期其身之必行之一旦試之以事非回惶失措

則迂遠而不切於事情反不若任意直行者之足以有濟於是聖人之道常無用於天下而儒者之爲世所詬厲不足怪矣獨陽明先生負卓絕之姿兼承朱子陸子之學磨礱浸潤以完其德性故其平大寇定大難不動聲色而勳績成於反掌可不謂儒者之明效歟惜乎爲小人所搤不得佐天子出號令其設施之當僅在軍旅而不在朝廷其感孚之神僅在一方而不在四海然則儒者之道自孔子孟子而後訖於明世經二千餘年而未嘗一日大行也論古之士其能勿慨然於中也哉夫道不可須臾離用之於世其有待者也用之於身其無待者也以其有待者聽

之哭以其無待者責之已內省不疚樂天知命夫然後可以超乎窮通得喪生死之故而一無所累此則余與唐君之所當勉者也陽明先生畫像杭州南安皆有石刻此幅作辭闕圖蓋君有隱痛焉自正德壬申先生以南京太僕寺少卿出賓未嘗還朝也其絕句一首則集中不載又頗近禪語末云示子正億攷先生往征思田在嘉靖丁亥九月明年冬旋師卒於南安嗣子正億甫九歲安得有作詩相示之事嗣子初名正聰先生歿五年避禍至南京依黃綰以居始易正億此於事實亦不合殆好事者既摹此像別譔跋語覬得取重於世不知乃適以傳疑耳并訂之以

贋於唐君且用爲贈焉雍正甲寅三月八日

穆堂先生云歷敘道統源流明如日月重如山嶽一字不可移易以此佐佑六經當與孟子終篇並垂不朽

南豐湯亦廬詩序

南豐故吾南昌所分邑自曾文定公以古文顯於宋厥後操觚之士爭務績學立言爲不朽計詎其流風漸被使然余束髮讀文定公書想見其爲人當嘉祐治平之際二程之教未盛行而公所論著必推本大學誠意致知中庸誠明之要蓋已默契道學之源流立身行己斷至於聖人而後止非斤斤以文字見者而或且惜其不能詩即以詩論詞高旨遠往往凌轢鮑謝雖其師友廬陵臨川時有不逮輇才惡足以知之獨其音響節奏高下疾徐之間未能盡善殆謂是不足留意云爾然觀公祖諫議評李虛己詩以

爲詞雖佳而音韻尙啞公兆文昭集諸體酷擬其兄而詩格超然別出如是則後之學文定者宜何從乎必其詩之爲耶清興且百年湯司馬惕菴講學白鹿洞申明義利之旨謝先生約齋尤毅然以道自任所造精深篤實與敬齋整菴後先鼎立於吾鄉兩公皆南豐老宿皆不專爲詩攻古文者尤衆余所最服膺則梁山人質人又見湯明經某序吾里熊高陵等切元聲一書嘆其得古人法度明經未見其詩山人間有所作亦弗尙也惟惕菴諸子喜以其詩鳴爲之且數十年後進小生轉相摹倣大抵以敏捷夸麗取勝而山谷所謂左規矩右準繩從容中玉佩之音者猶

哉病之厥後吾友以安侍御能通知從祖司馬公之學雅善古文既入翰林肆力篇什盡窺漢魏晉唐作者體製淘汰其詞發舒其氣調停其聲音以合於律呂里中李明經桂文鄧進士乃農相與和之於是南豐之詩翕然一變噫詩至三百篇後去道滋遠其於不朽之業亦儻耳然爲之難工且君是閒以是語危孝廉景曹景曹亦南豐之儁有志乎文定之古文者也而善言詩曰君特未見吾亦廬亟誦之則侍御之族而明經君之令子也方爲諸生有聲適試不得志放浪湖湘間以歸翌日偕以來手一編示余則皆其旅遊所作誦之琅琅然忘倦向之歸美於侍御諸君

子者咸備焉然後漢南豐誠多才南豐之才又聚於湯氏余曩所交遊固不足以盡之也亦廬爲詩甚久自其丞歲已能不苟同於衆希蹤少陵汎覽韓蘇諸家視吾江西派猶若末焉者本領宏闊音節之美出乎自然故景曹稱之以爲南豐再余既與之游叩其所學復不止於詩力爲之而不已文定之業庶幾可振也乎此則余之所以重亦廬者也乃爲之敘而歸之

以文定爲主以諸湯爲輔以古文爲緣起以道學爲波瀾以詩爲歸宿而詩又致審於音響節奏之間讀此一篇豈啻聞一而得三耶

臨川先生六十壽序

生乎吾前數十年或數百年衆相與尊而奉之以為異人或不信也同時之人則否矣其生同時者或處數千里數百里之外衆相與尊奉之以為異人疑者半信者亦半焉習見之人則否矣豈誠貴耳而賤目哉蓋才不可以遍給神不可以盡孚其所日接之人雖有百善亦且習為固然一不足以厭乎其意則疑與慢之心生矣是故君子之制行其顯遠也易而服近也難獨承蒼之於臨川先生日見其異日見其不與人之乃知其大異而卒莫能言其所以異始承蒼弱冠獲交先生於廬陵是為康熙癸未先生年

未三十也聽其言合於聖賢之道觀其行於義利之辨甚嚴處事小大悉有法讀書爲文辭無曠時必抒其所自得輒心服之以爲是誠異人戊子先生領鄉解第一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時承蒼落第留京四年海內文章之士納交於先生者承蒼皆得與之往復議論所見終莫踰先生其後癸巳承蒼亦被選爲庶吉士而先生受 聖祖仁皇帝特知超授右庶子歷內閣學士副都御史 今上御極寵任尤隆內則貳六卿外則長四岳諸所建白設施天下莫不歎服其異而承蒼知之尤詳然日與先生接所言者聖賢之道而已所行者一於義而不涉乎利事至各以其

法應之而已少暇即讀書率夜分不休中有所獨得則發爲文辭以教學者視其爲諸生時前後一致初不覺其有異也承蒼竊以爲士君子處世固自宜爾亦嘗有志想慕傚其大者不能已若其小者妄覬可庶幾焉觀每侍先生所見所聞必更有異雖竭心窮力日夜以追之卒不近蓋承蒼自與先生交意中惟知有先生而先生亦雅承蒼特甚親戚故舊莫與倫比中間惟丙申秋承蒼以外艱歸至己亥始見於南浦甲辰夏先生巡撫廣西承蒼旋亦罷官里居不見者六年其他則無三日不相見見必談論盡歡今假寓西齋隨先生出入書局晨夕無間屈指癸未歲至

今甲寅凡三十餘年而先生亦且六十矣富吾世有先生其人而承碁獲與之周旋且如是其篤且久自古朋友之倫其可慶幸未有如承碁者獨愧才質駑下年逾五十進德修業不逮先生萬一然回視鄉者所交文章之士半爲輕塵腐草其稍自樹立足以望先生之肩背者殆無幾人又即漢唐以下古人觀之彼其身都將相隨時以建功名與夫一德一藝之絕特先生容有不及要非不能及者若先生所已至兼擅衆美欲舉一古人相較亦未知孰能過之然則先生之所以與承碁欲名言之且不能況追而企之也哉先生德盛而氣充精力不懈由此而七十八十其

學問之變化事業之宏遠不知益復何似前乎此者承蓋既幸而習見之矣天或者欲先生之不孤則承蓋之步趨於左右者必且未有艾也季春十有一日爲先生懸弧之辰凡嘗教於先生者咸思執爵爲壽而承蓋獨以此言進非徒賀先生亦以自賀也夫

此中心悅而誠服之詞同時之人而不見有異孔子且以爲東家某然儕樂相尋以至于老死竟亦復何異以此稱穆堂先生真神妙不可方物穆堂先生門下有士二人一爲萬編修字兆一爲全吉士紹衣字兆佇此文壽先生而紹衣誌其墓千載而下當相與異之矣

祭勵文恭公文

於惟我公實鍾間氣翊贊　兩朝陶鈞萬類剛大以直孤
標凌厲有如華嵩迴盪雲際魏其襟懷浩無涯涘又若洪
江吞納象緯上蒼篤佑功成名遂高朗令終百福爰備始
起棘闈文壇建幟翔步玉堂内相之貴大侍禁闥出隨
警衛倚馬揮毫遶巡九州　先帝自命公輔大器超佐綸
扉敷奏明試　聖皇御阼龍擢踰次首莅蓬山領袖仙吏
旋與大政夏官作貳旬月之間朝夕獻替小心翼翼忠誠
篤摯　帝重公能邦禁爰寄期于無刑從欲以治公又庶
獄降典祭祀衛學閱實輕重均劑仁心内涵嚴威外示咸

中有慶茲益敬忌專任十年執功盡瘁黎民祇德教化覃
被遂晉宮傅以旌勞勩象牢崇階六典受計將順八望台
衡正位燮理陰陽鎮兇天地豈謂積勤銷肌鑠胃彌月在
告 上心震悼親檢良方中使沓至俄聞屬纊如失指臂
上公代臨太常議諡百僚奔赴望門隕涕人謂百年聖凡
同憾公遭盛時身名昌熾存順歿甯俯仰無愧而在海內
莫不歔欷謂公一身眾望所係正直不私足以風世公任
正卿詞色莊毅庶司趨承比若輿隸及理奏牘從容論議
烈風迅雷變爲和霽公性嫉惡人鮮當意然於才俊兼容
曲此片善寸長不使淹滯潛達薦章要途立致惟其天懷

坦白澄粹言行固符不顧譽毀人之聖之始或怖畏終若
飲醕久而心醉公少豪邁菌肥策駟用物宏多而神不累
比其遘疾絕口家事田廬蕭然廩庾告匱如公名德古人
誰儗庶幾之敬抑韓之魏宜其盛華燁赫彪蔚生也有榮
殁而可祭公之元子鳳池踵繼登撰英風習聞大義仲叔
而下世美克濟公可含笑騎箕晨逝顧惟某等素欽道誼
譬彼三山迷遠神企薄陳奠章以寫哀思狀公精靈不我
遐棄

中一段渾寫性行其人若接於目

祭甘遜齋宮保文

於惟公之篤生實有關於大造稟德屹其淸渊受才廓其雄鷙貯滄溟於胸次納百川之流澌以一身兮如川觀世事兮若燎躬被仁而服義謝時俗之所樂視宇宙爲分內養吾氣之浩浩在齠年而偉特人共覘其遠到涉六藝之津涯寵諸儒之闈奧登文壇而掞藻體各臻夫精妙踐亨途於甲科歘聲華而采耀始發軔乎泳水愛斯民如鰥瘝有外拔之虎旅巡郊圖而侵嬈既理諭之不悛亟捕繫以禁戢主者畏其軋已詭偏辭而入告藉司寇爲與援擠罪公以狂傲倘日月之無私兮黑白而炯照卒覺解而還歸

聚萬姓之歡呼隣邑蘇其仁政爭母杜而父召佩數印之纍纍咸沐浴乎恩膏甫報政於三年進銓曹而寵召紛九流之澄敍兼清通與簡要

嘉皇顧而器之曰汝何爲而不調劑虎符而立授守粵西之遐徼撫臣上其治績旋錫界以一道攬藩司之紀綱建開府之旌纛風雲生乎指顧冰淵慎其履蹈紛總總之士吡等家賜而戶檄彼稂莠之叢生亦條披而葉掃盡在轄以舉直將欲變乎衆撓惟巇風之在梧鳥鳶仰而嗥噪公一處以恬淡鄙世情之機巧因宿學而見稱崇虎闈之正教歲穀周而化成俾相識乎河漕事中寢而不行日閉關以吟嘯會三輔之闕使

九重思其前效遠發節於江南復作撫於　朏膺而
不濡蹶僚屬以貞操蔡海岸之長限延澳門之飛檄減田
賦以惠農堅城渠以防滲遠略寓而方殺振彬雅於庠數
凡皆殫乎寶心匪榮名之是釣嗣徵貳乎春卿迴翔而
迅剩儆陋室以自安稀過門之蹤嗷際泰運之極隆仰離
明之重曜首遴選乎特知君合裳於圭瑁魏乎夏官之長
統六師與七校陟冢宰以贊治翳積弊於四拗值俯省之
掄才提玉尺而甄覈權兼總乎　文武議獨伸於廊廟兆宜
鼎鼐之司僉曰公乎惟肖帝方倚其謀猷儕六卿使前導
增宮保之崇秩寵奚形於　綸誥　公受恩之逾深判勞

心而瘁貌者哉儼於大廷四海隱其在抱夕簪燈於一室展三禮而稽校僉色蔘之久逆彌歲時其戀嫪𢥞以私而廢公茲實撮乎殳部偶七月之既望得微疾之音耗身皇皇其靡甯心寂寂其方摔猶強出而視事遽一夢而弗覺緬惟公之立朝德與位而俱邵海宇被其惠澤史冊彰其美號覩令子之才器比翔鸞與隱豹信生榮而死哀雖長逝其何憾歎西江之日淍幸公年猶未耄胡上天之弗佑奪大賢而獨喪望星月之西淪詎足恃夫螢燭若賤子之坎坷輒頑窮於纖縞進無補於清時退亦慚夫訶譙顧形影之煢煢如蒙柄於㦲㚷臨章江而矚望亦烏禁乎辟摽

託無詞以敘情哲哀腸之百結冀神爽兮在天降几筵而

一饗

識此所敘甘公亦歷起屢仆者順敘直書可作傳讀通體皆六字句裁翦極工後幅乙去二段較爲謹嚴

雙桂堂文錄引

雙桂堂文集臨川紀慎齋先生著先生之學粹然程朱而旁通象數之原于邵子亦深詣其奧世俗所傳占驗前知等事幾於疑鬼疑神要之皆先生之粗也先生少時質最鋭其父謂是不可勝當聽其自為書慎獨二字於齋而注以邵詩先生遂壹意為身心之學以求其所謂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者戒謹恐懼以敬為所以至善為歸久之指視之嚴皆化為身心之潤而心安如泰山而室寬如天地開矣此其詣於孔曾思孟為嫡髓傳宜其於戴東原之詈痛加斥駁而其見于文者亦如日之光如玉之潔探天

根而蹶月爲獨能言人所不能言而韓歐曾王奔逝於腕下而不可遏也吾江爲理學淵藪自宋而元而明見於史者指不勝屈至近代落落如晨星矣　國初有謝秋水先生講學於程山康熙朝有張黃山先生求道於王山雍正朝有陶存軒先生息心於廬山至乾隆朝而先生出磅礴鬱積闇然自修卓然於瀾倒波靡之中獨延正學之一脈而世俗知其人者僅僅取其地理末學而抄之讀之而不知其大本大原之所在乎能不爲之三歎也哉今錄其文爲二卷

雙桂堂文錄卷一

臨川紀大奎慎齋撰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中說

今夫言道者莫不曰天地之中也夫天地之中何在也或曰天之極有樞焉居其所而不動若是者非中與曰非也夫極之有南北也是二極也則亦可謂天地之有二中乎或曰天地之相距也自天而下半其所未至於地自地而上半其所未至於天有虛焉若是者非天地之中與曰非也此其於天之全體已偏乎其上也於地之本體又已離乎其外也且夫北極與北極之下之地之兩相為至也不

知其幾千萬里也則夫上下四方之天地之虛之相與半虛焉者不知其幾萬萬虛也則亦可謂天地之中之幾萬萬中乎然則天地之中何在也曰地在天之中中在天地之中故地之中即天之中之中也天包地焉地包天焉地中之天渾淪沖漠不可以形象言也乾之靜也專則坤之靜也翕之矣專之云者藏其一於坤之內也此天地未發之中也絪緼焉而發之則乾之動也直而坤之動也闢之矣直也者自坤而達之之謂也奮而為雷霆潤而為風雨烈而為霜雪融而為露澤天地之喜怒哀樂也邵子曰天之道盡之於地矣此之謂也夫人身者天地之象也是故

心在身中性在心中心在身中如天之有地然故人有恒言皆曰心地也性在心中如地中之有天然故人有恒言皆曰性天也夫地中之天天之生理也心中之性人之生理也夫天人之生理豈有二哉故具此生理而天地萬物本無不相通者矣天地萬物無不通焉之謂本本如是焉之謂大是以喜怒哀樂之情由吾大本之中而發焉至誠惻怛皆古之聖人之所以制禮作樂以通於萬物而達於天地之意也此乾坤易簡之理性之所以可盡道之所以可行教之所以可明也夫乾之道自坤而出天之道自地而出性之道自心而出中之謂也一之謂也故曰人身者

天地之氣也然則何以中無定在也曰此則統夫已發而和之中也故曰用中焉用中之中中無定在未發之中中在吾心常在則常定矣是故常定之中至一者存無定之中不一者存無定之中生於常定不一之中生於至一此言道者所當知也

精深透闢足補宋儒之遺

師說贈胡生

茌平胡生聞余之過其地也齎其文以見且言獨學之苦蓋生之年方十五以貧故不能得其師余觀其言動循循然其文清而有致類知所嚮往者因告之以學者所以學爲聖賢學爲聖賢在於自求其心之說胡生津津焉有味乎其聽之嗚呼胡生殆質美而易學者也雖然師亦視乎人之取之何如耳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今生而誦經史方嘗與古人對觀其善之可爲法者若而人不善之可爲戒者若而人將不嘗日聞其語日親見其行事也其視三人之行也不既多乎且夫人苟得如孔子孟子者以

爲之師復以加矣而孔子孟子之所以教人者載於論孟之書胡生日習其言而固已通其文義矣孟子之言莫切於求放心夫子之教顏子莫切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夫心之放由耳目口體之引於物故扞其外誘之私而斂吾之視聽言動於一心則欲可淨而天理可以復此大賢之所有事亦即始學者之所當勉而幾而舍是則師之教非所以爲教弟子之學非所以爲學者也後世勤於教人者莫如朱子陸子陽明諸儒朱子之說見於章句或問諸書本末具備陸子兢兢於義利公私之辨皆所以發明孔孟之旨陽明之教人也曰立志曰致良知夫士苟不立志誠求

如之何矣志之既立則良知者固吾之所自有而聖賢之
所不能外勤而致之吾之識日以充而理日以足也若夫
文者學之餘事吾未見夫勤於學焉其本之既立而其文
有不能以日上者也胡生勉乎哉然則師可無乎非也蓋
余向者年十六而無師質且鈍惘惘然冥冥然理欲之雜
乘也幾何年天人之交戰也幾何年逡巡荏苒將四十而
始悔向者之不善於學而抑已晚也胡生質雖美於余而
其離師也早於余然則余烏得不為胡生之學大危也乎
而胡生其又烏能以不懼也乎抑余又有感焉自夫士之
習日靡以詞章之學為急務以身心之學為迂談者往往

是也吾又烏知胡生之難得師非胡生之幸耶胡生勉其所可幸而大懼其所可危而後庶幾乎其可以師古人矣余愛生質美而易學故贈之以言使先立其志

既爲之勉又爲之懼又爲之幸反反復復其意無窮中間以孔孟朱陸爲師而不廢陽明而于陽明之說尤暢言之尤看得平實酒乎能自得師者矣

慎齋說

余童時質鈍而氣囂塾師督之縮縮焉駒之在轅下也余父曰是不可以歷構小齋置余其中聽所爲也若二年鈍少殺頑見人縮縮焉猶是也余父命揭慎獨二字於齋中而注以邵詩曰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問曰夫惟能慎然後能安此爾師也已余時年十八始知慕身心之學若二年而以貧故衣食於外余懼其忘也以慎齋自號儼然身之處斯齋也而猶或若忘也嘶其座右曰吾夫發前氣豪離朋居時肺肝儼然身之處斯齋也

然而慎之時少而不慎之時多也安之時少而不安之時多也或脊脊焉以求慎而不知其所安也或曠曠焉以求安而不知其所慎也蓋往者二十年之久而不覺慨然其長歎也曰嗟乎甚矣余之不肖也若是其學焉而無所也胡中之不求而氣象之惘惘然胡誠之不立而肺肝之蠹蠹然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所也書曰敬作所慎之謂也易曰止其所安之謂也蓋乎朱子之言所也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曰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吾誠戒謹恐懼於其所去其不善以求其至善凛

然若十目之視之十手之指之也而吾之微其所也嚴嚴其所而後潤見耶顯耶廣耶胖耶如是則心安而天下之理得大哉所乎其斯爲天下之廣居仁人之安宅也乎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故得其所則爲成性之存存不得其所則爲往來之憧憧泰山耶天地之間耶求吾之所而已矣昔者余遺其新衣而莫能復也人曰甚矣子之喪也昔者幸而衣今者亡人謂子戚余曰衣固重耶心重耶余父聞之喜拾衣者聞而反之也人曰甚矣子之幸也昔者亡其衣今者存人謂子喜余曰心固重耶衣重耶余父聞之益喜曰小子進矣乎雖然未易也夫心以物累

者危心不以物累者安安危之機其顯者也實焉而心不以物累者危存焉而心不以物累者安安危之機其微者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夫惟存焉然後理義足理義足然後神志定小子慎之雖萬鍾之得我若斯焉可也

先生早歲用功如此自不愚不到聖賢地位然其交如此立教亦非凡人其行文撒手游行無理學家勃窣蹣跚之態所謂浩光大來者非耶

格物致知傳論

或問大學格物致知之傳先儒以爲亡或又以爲未亡何也曰吾不得而考也志乎此者求其所以格物致知之道焉可也求盡其格物致知之事焉可也盡嘗求之經與傳之言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而總之曰致知在格物然則致知也者欲知夫意之所以誠知夫心之所以正知夫身之所以修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也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行也

行必由于知莫不各有所行之事莫不各有所行之事之理不知其事無以行其事也不知其事之理無以知其事也是故欲知誠意之事則必窮其意之理欲知正心之事則必窮其心之理欲知修身之事則必窮其身之理欲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則必窮其家國天下之理則必窮其明明德于天下國家以新民而止至善之理然則致知在格物者總辭也要辭也備則分言其格之者也詳言其格之者也實言其格之者也是故格其明德之理而知其本于天之命而由于自明格其新民之理而知其由于日新又新而必用其極格其至善之所在而知其所以止于

仁止于敬止于孝止于慈止于信所以切磋琢磨瑟僩赫喧之盛德至于民親賢樂利之所以不忘諠之所以辨聽訟之所以使無而凡古之聖人其于終始本末之間所以盡其大人之道者則亦既有以了然于心而知其所在矣于是反而求之格其意之理至于惡惡臭好好色之不容以自欺若此至于肺肝指視之其嚴若[illegible]格其心之理而窮之于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足以累其正若此格其身之理而窮之于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之其所而辟辟若此好惡之能忘其美惡若此而君德之所以能明與不能明齊之所以得其止與不得其止之故盡可以知矣

格之于孝之所以事君弟之所以事長慈之所以使衆仁讓之所以興機之所以速民之所以從所以喻格之于上下前後左右之所以為絜矩之道民情之所好惡貨悖之所以出入仁人之所以用人人之性之所以不可拂大道之所以得所以失財之所以生所以食所以為所以用義利之所以分葘害之所以至禍患之機而可以發于千里若此方寸之矩而可以周于六合若此而天下國家有道無道之所以為治亂存亡之故蓋可以知矣曰是故曰故曰所謂曰此謂諄諄焉反復叮嚀所以明夫物之必如此而格知之必如此而致以求其所行之無有不善所行之

善之無有不至者若是其詳且切也然則謂格物致知之有其傳而亡之可也謂凡大學之傳皆極言格物致知之事而本末嘗又有格物致知之傳無不可也又嘗求之補傳與補傳或問之言矣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致知之事無人而不可為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格物之事無時無處而不可為也貫通者通吾之心于天地萬物之心也全體者所以見吾心與天地萬物一體之理大用者所以達吾心與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格蒸民物則之原而窮之于天地之中天命之性此明德之本也格其心之體而有仁義禮知之性格其心之用而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

之情此所以爲誠意正心之事也格之于身之所具而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格于身之所接而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此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格之于人之所以不異于已物之所以不異于人格之于天地之運古今之變大之所以不能外一塵之微一息之頃小之所以不能遺莫不窮之于其物之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而格物致知之道于是乎無餘藴矣大莫大于此矣精莫精于此矣苟非朱子孰能有以發聖人之旨而貫乎經與傳之要使大學之道彰彰萬世若此然則謂格物致知之本有其傳朱子因其亡而補

之而補之之有功于經傳者大也謂格物致知之本未嘗有其傳朱子疑其亡而補之而補之之有功于經傳者亦大也是故謂之補傳可也第謂之傳亦可也故曰求其所以格物致知之道焉可也求盡其格物致知之事焉可也若夫古本之說或是或非後世之士宜不得而者也

據此說來大學一書只格物二字可盡妙仍以朱子之言證之可以間執萬世之口矣

宗法論一

或問宗之爲義一而已矣宗子之外又有四宗可乎曰宗者所以重其祭祀也始祖一而已矣故宗止於一高祖以下之親四故宗必有四班固曰宗其爲高祖後者爲高祖宗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此四宗之說也無可疑者也曰前輩之辨小宗也謂大宗以始祖爲宗小宗以高祖爲宗族人雖各有曾祖祖禰之親然視之高祖彼皆支子也不爲宗得爲宗者高祖所傳之適而已禮經所稱繼禰繼高祖者據其初言則爲繼禰自其終言則爲繼高由是言之宗不

得有四也曰是說也吾嘗求之矣其法必俟高祖既祧然後高祖諸子又各爲高祖而其宗始分然高祖未祧以前支子之爲曾祖祖禰與凡適子庶子之爲祖若禰者既皆不得食而高祖當祧之時或支子之元孫已歿元孫之子必以祧主之孫爲高祖則此祖之禰未有主而已當祧遂終不得食而繼禰之義於是乎窮矣古者必有宗而後有祭無宗是無其祭也故曰四宗之說無可疑者也曰禮何以不言四宗也曰言之矣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始祖享百世之祭者也故不遷始祖以下凡非殤與無後者皆得以各享其四世之祭故歷五世而後遷五世

以前子孫未有不得祭其祖考者也是故有四世之適有三世之適有再世之適有一世之適一言而四宗備焉矣君必俟高祖之祧而後高祖之支子始得以僅享其元孫一代之祭則凡族之適子適孫適曾孫終身不得以祭其曾祖祖禰而無所爲三世再世一世之適其於五世則遷之義不亦悖乎且儀禮亦言之矣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降其小宗也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小宗故服期也夫父宗之得爲小宗則不待祖之祧而後宗之可知也祖祧而後宗之子不得爲父宗矣期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又曰有東宮有西

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此所謂宗卽世父也喪服之有世父母叔父母蓋統凡爲世父叔父者言之不得謂之尊言始祖高祖之宗也敵凡昆弟有一體之義莫不各以其適爲宗而昆弟之子尊之曰世父以其父宗之故曰世父也則不待曾祖高祖之祧而後宗之又可知也曾祖高祖祧而後宗之弟不得宗其昆矣昆弟之子不得宗其世父矣以四宗之說天理人情之至也無可疑者也世父爲繼世嫡長本爾雅註疏先儒釋儀禮以爲小宗

辨析至明允爲定論

宗法論三

或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繼禰者繼別子之支子也繼別子者然後爲大宗是大宗不得有二也與儀禮之言大宗者異矣曰無以異也禮之所謂宗者以適爲宗而已矣繼別者曰宗繼高曾祖者亦曰宗宗不必言大也惟支庶之適則謂之小宗小宗者支庶宗之而已凡繼禰者皆然然而必始於別子之支子故於別子之支子發其義也小宗之適則不復謂之小宗故繼之曰有五世則遷之宗有之云者與乎其爲小宗之辭也再世之適則一世之適宗之三世之適四世之適則再世三世之適宗

之凡適之所宗皆曰宗繼禰者一世之適而已矣必嫡而後謂之宗是故禰適則謂之繼祖祖適則謂之繼曾祖曾祖適則謂之繼高祖此所謂五世而遷之宗也是故高祖之宗統其繼曾祖之宗曾祖之宗統其繼祖之宗繼祖之宗統其繼禰之宗禰之宗則尚未有所統也未有所統則謂之小宗有所統則其所統者必大之矣大之則不可絕絕之是絕其所統也故曰大宗者尊之統也無子則爲之立後凡爲之後者皆大宗也或繼其祖或繼其曾祖或繼其高祖皆繼宗也皆繼宗則皆受重者也是以古無繼禰之後禰非宗也宗之則可爲之後非宗則不爲之後矣是

故爲人後者繼其祖則必昆弟之子昆弟之子宗之也繼其曾祖則必先昆弟之子無昆弟之子則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子與從父昆弟之子宗之也繼其高祖則必先昆弟之子無昆弟之子則從父昆弟之子無從父昆弟之子則從祖昆弟之子昆弟之子以至從祖昆弟之子宗之也然而猶必先昆弟之子昆弟之子近也故喪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不言爲其祖其祖同也爲其昆弟不言爲其世父叔父後其世父也後其世父則叔父同也爲其姊妹適人者不言爲其姑其姑同也凡愛重則必自其近者愛之愛之愈親則敬之愈切此所以爲愛重之正也愛之而

不得不遠者權也五世之宗亦猶是也百世之宗亦猶是也故儀禮之言大宗與禮記之言五世之宗百世之宗無以異也儀禮之言小宗與禮記之言繼禰者爲小宗無以異也若後其高祖而其父或再世之適後其始祖而其父或三世之適亦以小宗例之者從其所爲後者小之而其所與大之者固在也非是無有以繼祖以上爲小宗者自漢儒始以百世之宗爲大宗五世之宗爲小宗後世言禮者因之於是禮經爲人後之義有出於天理人情之外者矣

此禮不明久矣然繼必自近其說亦不可全拘

朱子論上

或問朱子之學明以來議之者何其多也曰不可議者也蓋自孔子孟子之後能以孔子孟子之道體之於身以孔子孟子之道傳之於天下後世者也道莫近於論語孟子莫切於大學莫大於中庸朱子合而註之懇懇款款讀之使人感發而奮興至今五尺童子莫不知有爲己爲人之說莫不知有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說莫不知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莫不知有盡性至命戒懼慎獨喜怒哀樂致中致和之說而其兢兢孳孳於天理人欲之辨苟非巨惡大憝猶莫不凜然有所畏憚而不敢以

之自恣盡天下萬世陷溺其益而固已幾幾乎其若恣之也故吾以爲朱子雖未至於聖人而其足以參贊天地扶植綱常蓋與至誠之效等矣烏得而議之且夫不可議而議之者其一曰良知之學夫陽明之於朱子固以爲有罔極之深怨矣而後之空談良知者但欲痛詆朱子格物之非朱子之言格物自心之爲德以次而及於身之所具身之所接以次而及於天地之大古今之遠民物之衆窮之於天命之性天地之中以求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之理其見於章句或問者大矣精矣備矣後世百端之說未有能出其範圍者也不考其說之本末而輕議之未可謂之

致其良知者也其一曰性命之學謂金丹可以立命圓覺可以證性而謂朱子之學不足爲夫世無仙佛則已有之則亦未有能外於天道而或有所謂道者也不能外於天道則亦未有能外於人道而可希許以求其所謂天道者也非是二者而果能以其術躐虛空而離形骸則亦不過靈氣之暫存而非性與天命眞實無妄之理其所爲靈氣之暫存者亦終無異於鬼與怪之烟影變滅而欲以疑儒者之精神之壽河嶽而光日星此所謂大惑者也其一曰考據之學謂朱子剽竊內典之字以釋經勦襲虛空之義而飾以天理嗚呼此害人心而禍天理之甚者也夫內典

本彼國之文而此以華言譯之今之丙典之字皆先聖之
字非彼國所製字也如眞字雖偶不見於經要非因彼言
而始有猶性字偶不見於大學心字偶不見於中庸也且
夫記問之學不足以師孟子說書必通大義博核考辨之
事大儒或有所未暇以待後人之附訂苟其考證所及足
以補傳注之遺說說錄之未嘗非孔孟朱子之所心許而
遂欲以此上接鄒魯橫斥大儒以大損其天理人欲眞實
無妄之說此其爲害蓋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曰不可議者
也

末一段指戴東原而言最爲痛快東原所著孟子疏證

橫決極矣先生有文痛駁之今未錄

古硯銘跋

贈龍江硯遂銘之曰磐山之精練水之英是磨是琢厥功乃成不扣爾聲不規爾形惟方惟默載淸載甯投贈君子左右文明嘉靖乙巳朔楚子識

甲辰正月得是硯於京都書肆側方而長四角羅紋中間浪三疊聲冷然如磬宋人譜所謂石如浪今不可得者殆此類與余愛其銘詞質厚而意深譜云石可爲磬不扣爾聲譏借以慨夫世之激昂慷慨發於自鳴其所志者耶譜云羅紋多製月形蓋就其勢爲之不規爾形又借以慨夫世之依阿淟涊因人之勢而爲之轉移者耶龍江者其爲

人剛而不撓直而無畏故銘若箴之盡方以成其所長而
糾以救其所短古人於其日用常御之物莫不有所箴焉
以誌不忘而因是推之於朋友之際肫切而有味若此其
至也明以龍江號者得數人於桃源得一人曰朱發為嘉
靖丁未進士丁未後乙巳二年倘即其人與發與椒山先
生爲同年生椒山下獄知識無敢過者發爲南主事時能
慰之跡其平生出則忤仇鸞入則忤嚴嵩屢瀆不
改卒以讒成所謂方者非耶知余有感焉當分宜秉國之
時士之致於自鳴其所志者亦尠矣其依阿淟涊以爲圓
哀其羞惡之心而不自悔者往往不乏也椒山先生嘗其

所爲方者以抗之以至於死而不屈百世之下論其太虛浩氣之言猶爲之感發而咨嗟焉發與椒山同其方而受禍獨輕嚴氏敗乃以恤撫起以侍郎逝意其有感於惟默之義而有所以善用其方者與雖然士惟其時之所值與其身之所當爲而禍之及與不及與其及之或甚或不甚則固有幸不幸焉而未可以殺之生爲殺之義於守默也或曰天不言而四時行者健也乾之所以默運於坤也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順以行其健也坤之所以含乎乾也故默者所以厲其方方者所以成其默此埜子之善於言滿消也埜子者其姓名無所考意當時隱君子之

流古之所謂有道之士與

銘詞中未必實有此意而一經洗發遂覺確不可刊

古硯銘後跋

余既跋龍江硯銘之十年來治博平得其所祀鄉賢曰烏公從善者亦號龍江公嘉靖甲辰進士仕至禮科都給事中疏劾嚴氏父子奪職歸世宗憫其貧賜之玉環未及召而卒在家惟以講學爲事所著博陵書院學約二十條諸語以聖賢之道相期故其時博邑之士多知學硯銘乙巳後甲辰一年以銘語按之所謂龍江者公殆眞其人與余適以甲辰得是硯又其後適來公之鄉蓋硯果公物精神所寄猶有默存於是者與今烏氏子孫多能讀書又對其賜環尚存而余硯顧未及攜帶不得以遺其子孫然則果

公物者將無仍有慊歟雖然一硯之微焉足爲公戀也余觀公之汲汲於辨學也以學爲所以明善復初而不陷溺於科舉利祿之習又以程明道十四五時便學爲聖賢范文正公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以爲學者立志必當以程范爲歸嗚呼當分宜柄國之時士大夫不能自持其志而依阿淟涊以爲固者彼豈其性固然哉亦其爲學之時科舉利祿之習所以陷溺之者深而不能辨之於早是以志之不立而其所以爲利祿之計者有必至於是而不自知也夫使士而盡能辨其所以爲學與所以立其志者則科舉皆得其人無復有所謂依阿淟涊者以攻濟其惡

彼嚴氏父子將孤立而不得肆矣又焉能爲喪亂之階是故學術之壞豈徒士習之得失抑亦當時治亂之所攸係者非淺鮮也是則公當日講學之心所宜惓惓不能忘於中者與余又念公與芟之所爲皆楚子之所謂方者顧椒山之受禍獨重而得名亦獨著公與芟受禍輕而後世或不皆知之然則當日爲椒山之所爲而不必罹椒山之禍如公與芟不殊見稱於世者蓋不少矣雖然禍之有及有不及與名之或著或不著其間誠有幸不幸焉而要非賢者當日意計之所存何者其志與其學固不在是也抑又有說焉夫依阿澒涊之足以固其利祿宜也而往往卒歸

於敗方之足以得禍不足懼也而又或往往以令終蓋死生富貴之命係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而學與志則視其人之所辨與其所以立故方者吾性之所自有而自爲之天不得靳之使默默也然則公之所以自爲與其所以教人者於斯銘蓋可以思矣是硯也又烏知公不惓惓焉

惜字爐記

余考傳記所載蒼頡始製字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爲潛藏數者之所以爲祥各異或以爲洩造化之幽秘而末世人心詐僞之端亦由之而起蓋太古混沌之風將不可復見故鬼神爲之愀然而憂余獨以爲不然古結繩時書契未立百官無以治萬民無以察庶物無以別民生其間若鳥獸然強者食弱衆者暴寡知者禍愚勇者苦怯而蛟螭猛獸罔兩之類又往往日見於其間蓋民之不得遂其生而憂患危苦以死者多矣聖人立書契而後人倫有所明庶物有所紀士得之以治其學農得之以治其業商賈得

之以治其利文明既啟而蛇蟲妖怪之族避人而潛處萬物欣欣然各得其所向之憂患危苦以死而泊其游魂於漠風暮雨之間者念其身不得與於有文字之世享生人之樂感而共傷以至於泣生既不適而死亦易悲甚惟其當無字之世以至於此然則字之造福於人人亦可以思矣抑天之雨粟何也粟者人之所以保其命字者人之所以通其性天地之所以生人者性命而已矣夫性定而後可以有其生故製字而雨粟者此性與命相通之符契也天意以爲斯人蓋於是而後得以長有其生也是故粟既盈人或播棄而屑越之吾知其必有天殃彼不思夫雨粟

之仁也字既多人或拋殘而穢污之吾知其必有鬼神彼不思夫夜哭之慘也夫天與鬼神之所重而人逆之日積其所為殃與禍者於冥冥之中以喪其性命而不能自見嗚呼其亦可哀也已其亦可懼也已余同郡張君培原寓賈南昌於市肆穢雜中廢紙殘字見之憮然先是南昌滌新高安安義諸友十人咸有惜字之志因與張君共議協諸同志者捐金若干為惜字爐於䕫洲之大王廟庭人日拾字於塗又為千簍分送各肆而以時收之臨之以文昌之神諸君之用心可謂勤矣於是欲要諸久而請余言勒之石余因溯其原於倫物性命之說世之見者必將有感

於斯文也

雨翠之解尚未甚融妙即以轉合題面則至便矣

商河城隍廟求雨文

竊以民者神之依也神者民之主也有司者治民以事神者也民有災不以告於神有司之責也有司告於神而禦災捍患以佑斯民者神之責也商邑自今歲以來數月不雨麥苗枯槁民無以爲生大奎既已禱於神而神不之應是大奎精誠不至不足以感於神也是有司之罪也有司有罪何與於斯民神奈何以有司之罪罪民也將毋民亦有罪而上天將降之罰也然民即有罪亦當予以自新之路而不當絕其所以爲生也絕其所以爲生是絕其自新之路也且民即有罪亦非盡一邑之民而皆有罪也神固

有彰義癉惡之權不難取有罪者而殄之不當盡一邑無罪之民而皆絕之也古人有言富歲多賴凶歲多暴今絕民之生是使善者無爲善之路不善者愈增其不善之心也是絕斯民而使之必死驅斯民而使之必爲盜也絕之以必死驅之以必盜者非上天之心也非神之所忍也非有司之所敢嘿然而不告也大奎之暫莅商土非有長久不可辭之責其於商之民非有久相依之勢非若神之久於斯與民相依而無閒也然而不敢嘿然而不告者誠以民者天之民也有司不敢以絕於民者絕於天而又不能直達於天則不得不請於神而藉以達於天也請於神而

因之以達於天者是神之惠也敬擇四月之某日而禱於

神望神體上天之心恕有司之罪降之甘雨以全斯民之

命而予之以爲善之路也三日不雨是神必欲絕民而使

之死必欲驅民而使之盜也是非神之所以佑民也是非

神之所以事天也有司敢爲民請命冀神之有以鑒之也

層層駁詰妙與講理

示方亭書院學者讀書入門三法 丙寅五月

士人固當博通今古胸羅萬卷然必須聰明過人方能如此中下之質難以猝幾今有最簡最易之法中下之士皆可共為但肯深信不疑便從幽谷中頓超萬物之表諸生何不試之其法有三

第一法最妙于將一部四書節節反身體認人每謂四書是聖賢事豈知四書中惟中庸至誠至聖諸章論語堯曰章孟子見知聞知章此等是說聖人本領餘外多是教下學中人之法並非難知難行之事特人未嘗切實體認便可惜空空放過若肯切身體認不出兩三月之久頓覺此

書中步步勝境一言半句忽然別有天地頓覺此身中種
種樂趣五官百骸忽然觸處靈機此是真情實境到此便
知我不欺爾

第二法莫妙于體會朱註四書經文簡質人或一時不得
其中樂趣但將朱註反覆涵泳在自己身心中體認朱子
註中純是一片赤心勸人語語懇切讀之令人感發流涕
生氣凜凜且其文理燦然如太和元氣渾括四時涵泳之
久不但身心洒然豁開境界即文章亦自能入妙不知其
所以然而然請試嘗之斯言不爽

第三法莫妙于良知之學朱子體用全備本末兼該人或

一時遽難下手陽明先生又陡發一片赤心提出良知二字教人自認家寶蓋人之良知得之于天但有此一口氣在便有此良知在或清夜平旦之時或乍感乍觸之際惻隱之心忽動羞惡之心忽動恭敬是非之心忽動只此乍動處便是良知發見便是自身至寶即便認定不令走失從此靜觀方寸細察生機忽然覺得我眼何以有明天與我也耳何以有聽天與我也一身百體何以有知覺天與我也我明明與天同此靈性何故丟却甘爲下流猛然提起頓覺平日一切妄念非心應時消滅渾身活潑潑如在天堂仁義禮智觸處逢原日日如此久久如此真覺大可

包六合小不外方寸明珠現在皮囊頭改浩氣可以長存眞性果然各足樂孰有樂于此者乎易孰有易于此者乎此千古第一種金丹妙藥向或不能博通今古者今自可以獵今古向或不能胸羅萬卷者今自可以破萬卷智慧自啟文義自工請試嘗之斯言不爽

以上三法隨時可做時時可做眞個捷眞容易人人能悟個個能行不勞力不費財不藉于人不求于外當前即是效速如神今不惜諄諄爲爾諸士告爾諸士幸歡欣鼓舞聽之毋負我意

三法果簡易無人不可爲亦無地不可爲特恐假讀書

者之不能體之心而貌為正學者且以致良知為異

端也

臨川紀大奎愼齋撰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易孝子母黃氏墓表

余鄉易氏有孝子廬於其母之墓者自其家至墓十餘里旦而歸夕而往大雨雪迅雷烈風不少避余聞之愴然以悲惕然以敬也易氏居臨川百七都官山里士彬彬多行誼余厯詢孝子之行於其族之賢者僉曰孝子痛其父與其兄之旣逝慮無以慰母心所以竭力務得其歡者無不至也母卒孝子寢苫柩側旦旦哀號聞鄰里不忍聞也而以迄於葬其廬墓也衆哀其過苦相與力沮之不得已也

則期以一年於是非之者曰廬墓非古也忘身非孝也孝子則唯唯謝不知也譽之者曰廬墓至行也孝大名也孝子則亦唯唯謝不知也孝子性愿愨乎君力田爲業自其幼也沌沌然類一無知者其父名之曰石至今人皆以石呼之也余曰有是哉孝子之心蓋如石也非之不沮譽之不悅也夫人孰忍乎有所爲而爲之孝子率性而行彼其心知有母而已豈其有羨於古人之固嘗爲是者而欲效之也抑余於是有以徵其母之必賢母也僉曰然自其母之嬪於吾族也恭儉勤勞數十年如一日也好善之篤至於老而不衰也余謂諸君天之報善人不爽也余觀傳記

所載忠臣孝子名儒碩士大都出於積善之門善之不可不立如是也幸爲我語孝子以狀來余當碣其墓孝子於是泣涕嗚咽狀其母如族人之云按母姓黄氏系出崇仁十八都古溪里爲易公雲龍之妻公先母二十年卒母生於雍正甲辰六月二十三日甲午卒於乾隆庚戌十一月初四日庚辰年六十有七子二人長可崇先十四年卒幼鋭宗卽孝子也孫三人長出者二孝子出者一孝子於壬子歲正月初七日葬母於百六都獅子形酉山卯向於是紀予大奎爲表其碣曰嗚呼是爲臨川易孝子母黄氏之墓庶幾覽於此者藹然藹興起其孝弟之心而爲善者亦

相與益篤其志於不倦則孝子之所及與孝子之母之所

及爲不尠矣採風者將於是有取也

余又聞孝子初廬墓時蚊蚋攢集羣蜂叢至殆不可寢

孝子向墓祝遂不復有又常有巨蛇卧寢處然不毒孝子

孝子亦不懼也所插桐枝生枝葉一日山水暴漲孝子夜

至廬涘號慟未幾廬豕竟過若有物掖之者至行所感若

此其後卒廬墓三年云

因其子廬墓之孝而表其母貞氣盈楮一結尤澹染涤

(摘

惠民李節婦傳

節婦李氏字淑貞山東惠民人性端敏喜讀書過輒成誦父衍孫以孝廉爲沔縣令節婦隨任日讀史志及宋儒理學諸書不釋手丙午衍孫喪兩親哭幾盲家書往還節婦手披口誦輒聲與淚并衍孫病歸節婦勤侍湯藥人稱其孝戊申年十九歸同邑李廷藹之子玉森事公姑祖姑備得歡心佐其夫讀書甚力玉森故名家子益自勵年十九補弟子員壬子四月廷藹以學職檄署曲阜時玉森病作將辭不赴節婦曰大人義無以私廢公夫病媳能調侍無慮也比廷藹之曲阜玉森病篤節婦晝夜調護八十餘日

撫情容六月玉森亡卒之前數日節婦屏人語曰君不起吾不獨生矣玉森曰是烏可節婦曰無疑也吾有可以不生者三有不可以不死者一祖姑雖老公姑在我可以不生事公姑雖吾事然公姑年方盛兩叔將成人我可以不生慶兒雖幼乳母鞠之上有曾王母王父母不患其不立我亦可以不生吾以少年失志在一日公姑長一日憂即吾父母多一日痛與爲生累孰若死之安此吾不可以不死玉森張目聽之嗚咽泣下節婦趨出祖姑竊其容似有異問玉森玉森備述之及卒使女伴共寢處防閑甚至七月廷試以秋試得假歸先是節婦每日必三時哭柩側甚

慟比翁歸不復向柩哭且勸翁以祖姑暮年無令傷感舉
止如平日防少疎一日謂祖姑曰昨夜針黹甚倦祖姑曰
盍少憩未幾祖姑心動趣婢子往視門下鈕矣急開之則
已衰服縊牀上時乾隆壬子七月十五日也年二十有三
子慶兒甫四歲衍孫時肄業蒲城聞之作詩六十韻寄延譏
讀者悲之
紀愼齋曰余甲寅來肄業平聞學博李君之媳殉夫事索
觀其所與衍孫書及衍孫答詩六十韻紀節婦事顛末甚
悉嗚呼當其屏人數語炳炳烺烺百世之下猶將悲其志
君子曰節婦固不難於死難其斟酌大義權衡於可以死

與不可以不死之閒以無傷其孝與慈之理此其有得於
讀書嗜古之力者多矣惠民於古爲無棣同姓之侍遺俗
使然君子曰論其節雖日月爭光可也

節婦自靖者多矣權衡盡善以無傷其孝與慈之理惟
此爲最宜贊語極褒揚之

博平劉節婦傳

節婦姓于氏父珶世居東昌府平山衛業農節婦自幼端重不苟言笑事父母必以敬珶異之每曰吾農家乃有此女視名門子不讓也年十六適博平劉瓚之子永賢瓚家世業儒永賢兩兄皆補弟子員節婦益勵其夫且曰二親甘旨吾與嫂氏供之君但專心經史以光世業永賢感其志相敬若賓年十九永賢病且篤節婦度不可起誓以死從永賢曰不可吾既不能事吾親以殁爾死是重吾親憂也吾伯兄二子爾爲我請於嫂以其一嗣我育之教之以安我親以終爾身其可乎節婦泣而允之亟告舅姑以伯

氏之次子瀛為嗣引拜其夫曰當誓死以誨此子也承賢殁節婦撫瀛如己出既葬歸甯有鄰婦過其母語及節婦家貧狀且言守之難欲以微諷節婦節婦方裁衣聞之正色曰吾非不能死所以為其難者成夫志也持翦刺其股厲聲曰苟有以他言慫吾親聽者視吾膝若斯股鄰婦大驚失措其姑聞之亟歸則筋已殘矣遠近咸嘖嘖傳其事節婦孝事舅姑夫殁尤以篤孝聞舅姑卒節婦哀毀極弔喪葬悉如禮先是伯仲氏咸議以節婦苦志守貧不欲令出貲節婦固不可典質以襄事曰夫不忍吾死者以吾能事親耳事莫大於送死吾以報吾夫於地下也聞者

爲之感泣節婦持家謹飭百計以訓瀛爲事每丙夜紡績使瀛侍側讀書倦則加懲繼之以勸瀛以是克自振拔早歲補弟子員食廩餼有聲庠序間乾隆壬午舉鄉薦邑之人士咸謂瀛克成母志亦母之節固有以感發之也瀛性恬退不營仕進惟篤學於家以日娛其母節婦故能安貧處之澹然日訓子婦及孫曾以紡績讀書不可輟常言家貧第各勤所業無患不支也然性好賙急親族間不能昏葬者輒典衣助之人以爲難瀛亦善體母志不少恡惜云甲辰節婦年七十五有司以其不愧完節白諸大吏上其事於　朝得　旌表節孝如例又九年癸丑十一月節婦

卒年八十四邑令紀子曰余甲寅來博平節婦已歿詢其立孤及刺股事始末邑之人皆能言之爲咨嗟不置時瀛年七十餘杜門不出繼聞余嗜易嘗一再見余質問疑義殷殷不倦耆老而好學者余以是知節婦之善於誨子其在易兌下坎上之卦爲節夫兌坎秋冬之正氣霜雪凛然而震艮互其中於氣爲春於德爲仁於道爲所以成終而成始節婦之育孤也得其春其誨之於學也得其仁斯節道之所以成其終始者與

此與惠民李節婦相反而實相成者文逐節詳敘贊語尤精

曾羽中小傳

余戊戌在都中聚星堂書肆識曾三羽中數年未有以異之也癸卯聞羽中談龍虎汞鉛之說余曰此外道也羽中曰君亦言性命之理乎陰陽之旨彼家政不得不寓言耳余奇之扣其中娓娓然莫逆於心也數月示余朱氏參同契諸注且曰是豈不足爲此心存天理淨人欲之一助乎又曰是豈不足以觀天地生生之理萬物終始之機乎又曰是豈不足以觀吾身之陰陽五行無以異於天地之陰陽五行乎余素嗜易然不喜養生家言假借陰陽之說以飾其謬悠而是編闡發身心獨合於易理與余喪相啟發

余益信羽中非惑於陰陽謬悠之說者與之言因甚有益而余自是讀書愈有味百忙中能不爲俗累所苦則余所得於羽中者不少也乙巳春余出都羽中雪夜詣余送別則又攜元儒俞氏參同契發揮見示且諳諳方寸之說曰君意識不凡幸無忘此夕也蓋羽中謂余有得於先儒澹泊甯靜之意故其始終惓惓於余有如此丙午冬余遣人覘羽中欲招之則羽中已歿矣嗚呼羽中之學未成也則羽中曷爲其遂歿也哉良友之亡斯余之不幸也羽中名翀亦字世才年四十三金谿人隱於書肆人罕有知之者

市肆中亦有此人妙不旁贅一事

饒砥修小傳

余從姨表弟饒㝡字砥修別號儆軒居臨川湖上里自十二三時曝童子軍十五從余遊余時徒以貧餬口於此非可爲人師者而砥修服膺余文每手錄吟諷不能已其動静語默間悉類余以故與余相愛獨深余嘗語砥修功利溺人士相習於浮靡之文者今古一轍有志之士不必外示矜異惟衷自濯磨以求其能立於世砥修書未嘗不以爲然戊戌余往京都與砥修別七載乙巳官山左又六載砥修補弟子員食廩餼壬子余再仕山左又五載歸砥修自余別不復從他師惟終守余說至是始得歲一詣余然

亦以貧故餬口於他不能信宿留余惟祗修資性篤實足以進於道而余覊著鄙陋未有所聞不足以擴充切磋祗修之學以爲深愧今余硯前稍進又不獲日相討論方欲圖所以聚首之計而祗修於今庚申九月之初五日死矣嗚呼祗修則烏容以遽死也祗修質直有骨幹不肯苟徇流俗與同邑陳星垣彭藹菘友俱以詩文名士林多稱之然祗修之志將有不止於是者余痛祗修足以進於道而遽死是以爲之泣然而長悲也祗修每試前茅卒以一衿甫四十而卒盡其所不能自致者天也卒之日自鄉人士下至農圃之流識與不識皆咨嗟歎息以爲失一良士祗

修之所以得此於人者蓋有在矣此其所能自致者也使砥修汲汲於其所不能自致者而棄其所能自致者則其死也無以異於草木之萎落又誰爲之咨嗟而歎惜然則砥修其亦庶幾乎無鬱鬱於死矣

纏綿篤至其味顯然而長

什邡考

自秦漢已有什邡之名四川通志不詳其義邑乘謂因洛水所瀉之形號汁方語涉牽强按山海經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洛水出焉水經注洛水出廣漢郡洛縣章山漢書地理志雒縣註章山雒水所出華陽國志導洛通山洛水經什邡洛雒通用今縣北有雒縣舊址以雒水得名水源在萬山中衆流交絡邑乘三江口山內有九聯坪雒流屈曲環繞禹王廟禹母祠基在焉其址湮沒年代無稽古碑屹立字跡不可辨疑秦漢間物相傳禹母居此帝王世紀禹生廣柔縣石紐鄉刳兒坪今其地無可考通志云在石

泉又云在汝川距黃洛皆不遠未知孰是余惟神禹降生天必錫之禹符洛書之出或當在此河圖圓象天洛書方象地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蓍以圖衍卦從書列蓋洛書八方方皆合十一與九合十六與四合十七與三合十二與八合十初出之時疑即名之曰十方猶河圖之言五位也此地既有洛書之辭意十方之名必藉藉久著秦郡縣天下取以名地加偏旁爲什邡什亦作邟附什並音十邡亦作防並音方世遠遐陬紀載無存後世遂失其自必以洛出書爲河南之洛不復詳考矣余甫莅斯邑未暇即至其地因覽志乘撫卷流連慨然太息思大聖

人鍾毓之祥有汨沒如斯者誰其信之誰其信之顧尋雖
無徵義實可據爰書之以備考古者訂焉
尋無徵而義可據此地爲之加重矣

什邡重刻易元包經傳序

古之達者窮天地之造化綜人事之權衡其所著述或故爲深晦不欲顯於當時而精神所感有隱相維繫於千百年之後者不可得而掩也北周衛先生元嵩作易元包經與揚子雲太元相類蓋異書也唐蘇源明李江爲之傳注宋時藏諸秘府大觀四年楊楫宰什邡邑進士張昇從內翰楊元素得秘閣本請鏤板楫爲序之言先生塋域在縣廨東偏邑人崇奉不絕其後紹興三十一年昇子洸又得疏義釋音合爲一編然自宋以來傳者特少嘉慶乙丑冬余需次都門偶於小市爛書堆中得宋舊本亟購歸甫月

餘而余謁選得什邡至則縣廨東偏塋域嵬然稱曰衛眞人塋邑乘以爲唐人事莫可考無有知其爲後周衛元嵩者以楊序考之其爲先生墓無疑序稱先生益州成都人或其後遷居於什未可知也壬申余重修縣志於典籍首列此書而標其大畧邑廩生戴瑺等因乞鈔之將以付梓余惟此書自後周歷隋唐至宋大觀五百餘年世罕得見張昇父子始相繼鏤板至今又六百五十餘年世遠事湮而余適得此宋刻舊本又適得宰什邡謁先生墓爲之標著是書而戴君與邑人士翕得相與鋟板以行與張昇父子後先媲美又余樂得序其顛末以附於楊楫之後色之

在什蓋亡而復存此非先生之精神有隱相維繫于千百年之後者與程子嘗謂易學在蜀志邑乘者以爲篾叟醬翁皆什邡人兮乃知元包亦在什與太元之在成都炳炳相望蓋章山洛水靈秀所鍾吾知此邦人士必代有窮究天人之學覃心性命之理相與蹶然興起者是則先生之所式憑也夫

其事甚奇先生表章之功亦太

四書臆錄序

學庸語孟之書漢唐以來日在天壤而猶未能以深入乎人人之心自子朱子之註合爲一書而後天下之人相與變化涵濡乎其中士皆學爲君子之儒忠孝德義炳炳麟麟者蓋將與斯世爲終古而不變推其效之所由然則惟其於格致之本誠明之原君子小人之辨性善仁義之歸凡天之所以命於人人之所以盡於己一一有以發其當然之不可易與其所以然而不容已者使人受天地之中莫不感發興起由其言以求于聖人之言由其言之心以求于聖人之心得其心與理之同快然有以深入于其言

之中悠然有以神悟乎其言之外沛然有以廣其心之所自得而會其理之所可通此聖人之言之所以日浹洽于人心而道之所以愈推而愈詳也余與宜黃羅君位齋交友十餘年位齋之學不斤斤於漢唐諸儒之煩徵遠引而惟一以周程朱張之言爲饔食余每以爲相見之晚于是位齋不遠數千里訪余于蜀時余宰什邡乞主方亭書院講席者三載位齋日與諸生講求子朱子所以註四書之意爲之抉其奧析其疑而間復于舊說之所未備者畧推廣其意而發明之爲四書聽錄二卷余取而讀之灑如也于是有疑位齋爲攻擊朱子之學則非也夫人惟不能以

四鄉嚴禁之期年而刦割之風息俗有斃丐輒移尸傾富室資破產公赴鄉撿驗隨從吏役皆給飲食不累地主或藉尸索詐必痛治之自是無復有移尸者已而築城濬池建倉廩積穀糧若備大寇者嘉慶元年丙辰九月達州民徐添德東鄉民王三槐冷添祿等果倡亂廣安居達州下游為賊往來地公募民練勇依山結寨為固守計州北有老鷹巖高州城數倍中開一竅約十餘里公曰嚱此天設之險若賊據此以臨我州城危矣集紳耆鳩工築堡民移居者踵相接名之曰安居城由是州城益固王三槐等兩入川境公率團勇禦之退未幾川賊冉文儔湖北賊張漢

潮等先後涌州境又徐添德王光祖張添德張子聰各賊分竄州屬之河東河西等處公悉令寨民竭力防守自州城及各寨皆堅固無所畧賊去遂相戒勿犯己未三月冷添祿入境公督鄉勇對壘三日賊不退飛書報大帥于是參贊大臣額勒登保督兵進勦殲賊于石笋河餘黨殆盡得 旨復參贊侯爵公以軍功進二階其後張子聰張添祿包正洪諸賊入境二十餘次皆以防堵嚴密去自丙辰至庚申五載蜀近賊州縣多殘毀獨廣安無恙公之力也方賊勢猖獗公上書大府其畧曰自賊不靖川東北咸罹其害茲復竄擾嘉陵江以西臨口水次必須嚴防卑州境

內現設寨八十四所大寨約三五千戶小寨五七百戶或千餘戶職傳諭各寨首聯五六寨爲一團以二十里爲限按戶出壯丁一名每日操練一次有賊來彼此互援又古制寓兵於農今似可行廣安額徵糧五千餘石每糧一石二斗募健勇一名每名歲給工價鹽菜錢二十千糧戶公捐每糧一石爲錢一千七百約得鄉勇四千餘名遵照營制練習愼選舉人生監爲領隊由官捐備火藥赴局支領並請差武弁六員來州教習鎗礮賊至戰守有備事竣論功行賞文武領隊以爵秩議敘鄉勇或准作武生或酌賞錢幣自當人人奮勇以逸待勞若川東川北州縣均如此

則處處有兵截殺賊無所逃首惡既誅黨羽自散矣時總督威勤伯勒保以其法下各州縣通行之曰毋讓阮牧獨爲好官也辛酉五月州民張老五李合等聚衆劫掠自稱元帥公率壯丁往捕賊拒之會總督兵至大敗賊衆擒戮數百人賊遁深山中公亟追捕之手擒首逆張老五餘悉平明年公引疾歸去之日士民泣送數百里公沒咸祀公家廟至今猶思慕不能忘公居官節儉無聲色玩好非其義一介不取前後治廣安十七年署他州縣六年凡讞獄處衷細鞫有可原必矜全之遇疑獄宵分不寐思其情僞反復詰辯無纖毫疑始定爰書早起坐衙視事乙夜始退

則爲常地方有害必力除之署雲陽時有通津險灘十餘處報甚者爲廟祝東陽上下十五里怪石森立舟行覆溺無算公出資鑿石衍激始平所至修舉廢墜訪民間疾苦善政不可殫述性孝友侍祖母郭宜人疾衣不解帶者十晝夜平居未嘗離親側親沒奉遺像朝夕拜禮有珍物必獻如生時每對像卜休咎卒前數日語其弟曰邇者老父母面有憂色吾其不祿乎居平有吉事亦然處兄弟友愛甚篤至老不私一錢男婦百餘人始終同爨內外無間言周卹鄉鄰有以匱乏告者傾囊濟之不少吝子貽晁辛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福建建陽縣知縣次紱江南揚州

府江都縣舊河縣丞次爲昂國子監生公弟裕堂莘斬衢亭三君皆與余友善衢亭名湖甲子舉人尤知名士公子姪二十餘人悉令清亭在家督之讀書一門彬彬敦禮讓登賢書者五人己未秋衢亭攜子姪試禮部歸延余登講席時貽昆已擇日赴廣安聞余即至留月餘聽講中庸畢乃行甲戌冬貽昆將之建陽任自京都以書來求作公傳余雖未親見公知公治行及家世事甚悉古之良吏能繼其父志有功德於民者也遂樂爲之書

提學佈置悉用古法此傳體中準平繩直之文

奉政大夫雲南同知陳公傳代作

蜀地多世族自予承宰方亭即聞涪州陳氏族大而多賢忠烈節義之槪甲榜賢書之盛尤非他族比繼聞有陳華翁者乙丑進士今方伯方公聘主講席有陳郁度者予同年己亥舉人挑選知縣分發福建二君予尙未之識也歲辛未予以方亭書院來主講于郡伯曹公公爲言候選學博陳汝山君迨聘至詢爲郁度君之令弟華翁君之令兄于是晨夕過從相見恨晚愈深金昆玉友之慕汝山君復出其先人　誥授奉政大夫雲南府同知荔圃公行狀示予請爲立傳予雖疎于筆墨而誼關世講不得辭遂按狀

而傳之公諱朝書字右文號潞園以乾隆丙子舉人與辛巳挑選分發山西題補襄陵縣知縣再充鄉試同考官丁母艱服闋補雲南通海縣知縣充鄉試同考官再運京銅引見　特恩陞授同知歷署阿迷州臨安同知充丙午鄉試內監試官丁未卒于雲南府同知任享年六十有六先世諱友亮以平賊功仕元爲平章守福建延平府明兵入閩朱亮祖節破延平友亮死之長子宗海殉焉次子卿卿三子曰勝仕勝法勝變姓鬱奔豫及楚入蜀居涪州是爲涪州陳氏之始四世諱常遷長壽縣明成化進士十世諱八元由進士令江西龍泉縣長子諱漸甲仕至兵部尚

諱次子諱新芳進士爲江南觀察使是爲公之高祖曾祖
諱集仙崇禎庚午舉人爲湖廣荆州司馬不數月以親老
告歸與妻金氏散賚備至甲申之變土賊蠭起司馬攜家
奉父母避居石柱司山中爲賊所劫不從與父俱被害金
氏聞難以九歲子託于觀察之妾鄧氏令逃去突詣賊所
奪賊刃殺數賊値觀察父子已死賊且衆力竭自刎死事
詳長壽邑誌祖諱嵩隨鄧氏逃至成都託居尼院時平鄧
氏攜詣長壽邑尋舊業不可得訴于縣庭令感其事爲追
理復其業以公貲　誥贈奉政大夫雲南府同知祖妣左
氏　誥封宜人考諱于銘歲貢生復居于涪于是又爲涪

州人　誥贈奉政大夫雲南府同知妣何氏　誥封宜人
公兄弟四人兄朝詩乾隆己卯舉人歷任湖南安福縣江
西貴溪縣知縣弟朝易乾隆庚午舉人任福建建陽縣知
縣季弟朝鉉太學生公次居仲性誠篤友愛不樂嬉戲幼
即與兄弟苦志讀書不稍懈尤寬厚惜人廉恥弱冠應童
子試資斧為同舟人所竊眾共搜索其人窘甚公徐曰我
銀乃我伯兄由陸路攜去偶忘之耳止勿索眾知其意咸
歎服以為不可及後受知於督學彌休堂先生之門相得
甚歡令隨棚閱卷由是學問益進又嘗從儲瀣漁先生遊
與何公明禮王公清遠敬公理南俱名重一時而公尤為

先生所推許釋褐後令襄陵襄故巨邑官于斯者率獲厚貲有金穴襄陵之目公在任六年節儉愛士弭盜安良薄賦稅以蘇民困建姑汾書院以課士延名師教之暇則親爲講論士風丕變操行剛介人無敢以私干之者而父母之聲籍籍平陽蒲坂間久而不衰尤嚴于義利從不爲子孫田園計居官日每歲以百金分贍族親之貧者嗷嗷家口僅供饘粥而已初伯兄與公同赴辛巳挑選分發湖南母夫人就迎養伯兄任所丁亥冬母卒伯兄因公累重公竭貲爲彌補計獨力扶櫬先歸營葬事不足則典質衣物以先之惟義所當爲必力爲之其他不恤也通海夷漢雜處

號爲難治公察其積弊設法以除之鹺價昂貴爲商少居
奇之故公爲招商定價值民甚賴之而商亦不困夫役之
費舊皆攤派門戶里胥因緣爲奸民甚病之公捐廉設馬
以免民勞惟大差徭不能不資于民力爲定戶籍令輪流
供役又設法以給夫價永除攤派里胥之患舊無書院公
捐廉倡率建秀麓書院多備膏火以處邑中之秀延師親
誨一如官襄陵日其興利除害之政率類此督運京銅最
爲苦差路遙灘險既患賠累又往返動經歲年公丙申奧
于兩任其役奉委卽行曾無難色曰此固臣子之分不容
辭也旣而奉　旨以同知陞用事出　特恩非公之所覬

堅也其署阿迷州也巨盜王之棟聚黨百餘人肆行劫掠官弁莫能制公陰察其蹤跡知其可取選健役十餘人親率之徑入其巢之棟錯愕失措執械相持而公以楯只遮斷其左臂遂就擒餘黨悉平是役也大吏皆以文武材稱之至于馬龍州臨安同知之任雖爲時不久而除害安良閭民間疾苦必爲方撫循之不少替自公爲雲南同知時已爲病而閉齊冷署益兢兢以清慎儉約自持嘗謂諸子曰爲官存自私自利之計非上擾下奪何能如願然貧婁而卒歸貧苦者不少其以贓私敗者無論矣吾惟上可以對

君父下可以見百姓示子孫吾願斯慰卒之日囊橐蕭然至回籍營葬後而子孫無以為家計矣値兄弟皆能官歸皆清貧無餘貲里人為之謠曰一門三知縣頓頓喫稀飯更有一二府無錢喫豆腐蓋實錄也嘉慶丙辰公從弟庚子舉人廷璠于陝西鳳縣邸中遇一鬻翁偶通姓氏遂娓娓話公及子若孫狀舉人為具言其實鬻翁泫然大痛言晉山西平陽人未嘗得見陳公而襄邑惡政受恩無窮至今頂祝不忘公沒而子孫貧窮若此吾安得不痛鬻翁蓋販賣香皂者遂分所有香皂之半強舉人為致公之子孫以表其誠是時去公之令襄陵幾三十年何令人感之深

且父若兄其至也此可以想見公之為人矣公有丈夫子六長燮讓署福建羅源縣知縣即予同年都度君也次皐颺太學生次益襄以廩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即方亭山長汝山君也次伊言嘉慶辛酉選拔解元乙丑進士即華介君也次禹功太學生次稷田附學生皆力學敦行崇實用恪遵公遺法無忝世族焉

起手詳敘家世顯貫以見其盛結處補敘兄弟貴以見其賢中間歷敘生平有條有理成體之文